

中国国际文学大
奖得主自选文库

下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王蒙 / 著



琴弦与手指



中国 国际文学大奖得主自选文库
主 编 / 邹海岗 王俊英

王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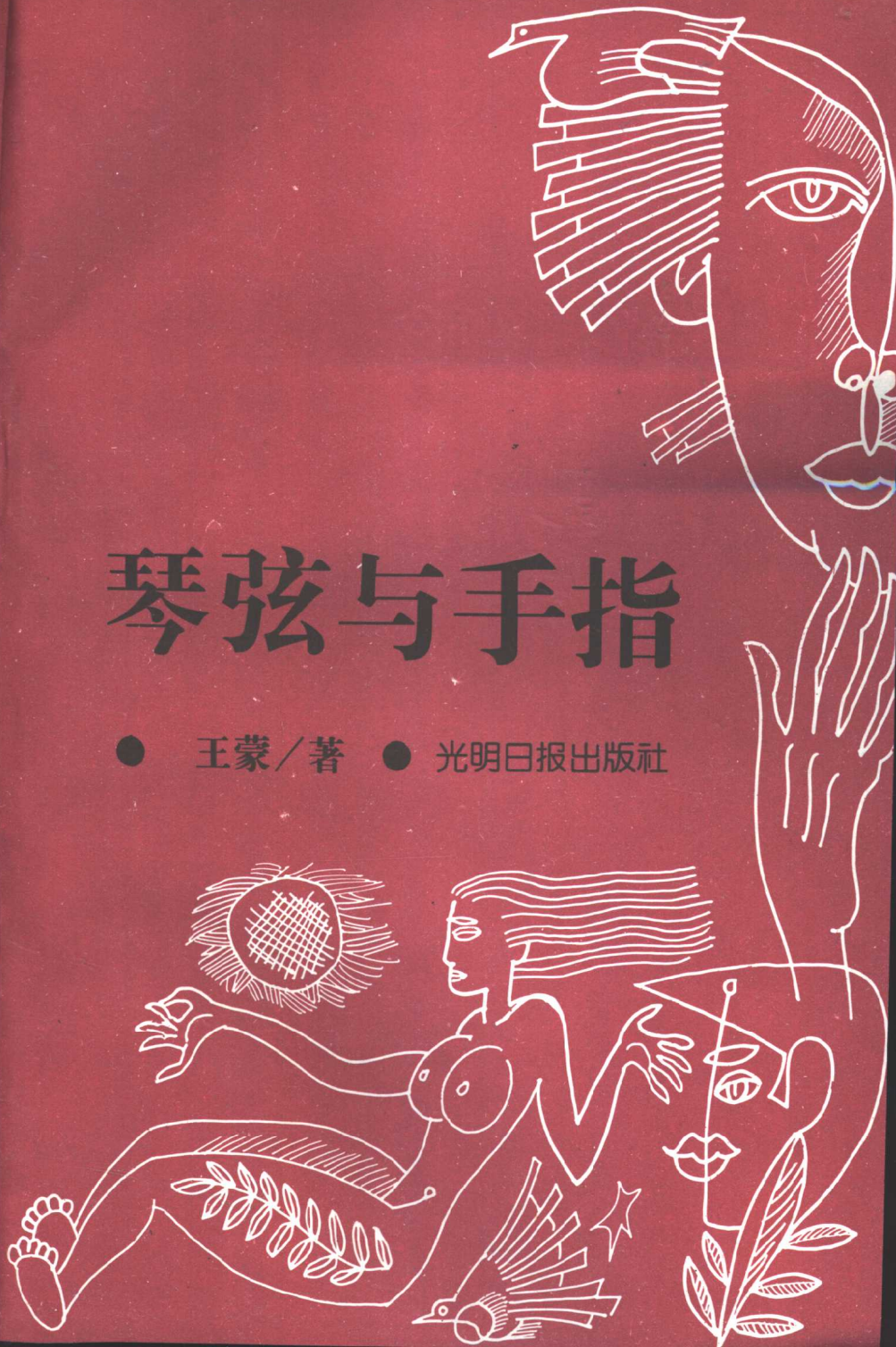
琴弦与手指

下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琴弦与手指

● 王蒙 / 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琴弦与手指/王蒙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 2

(中国国际文学大奖得主自选文库)

ISBN7-80091-748-7

I. 琴… I. 王… 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N.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0444 号

■版式设计/温 梦

琴弦与手指(上下卷)

王 蒙 著

中国国际文学大奖得主自选文库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企 划 温京华 田军 文洁

出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3017788-225)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时事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26.5 印张 52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91-748-7/I·117

(全两卷)定价:29.80 元

中国国际文学大奖
得主自选文库

主 编：邹海岗
 王俊英

企 划：温京华
 田 军
 文 杰

版式设计：温 梦

中国国际文学大奖
得主自选文库

巴 金:《春天里的秋天》

王 蒙:《琴弦与手指》

艾 青:《罗马的大斗技场》

邹荻帆:《情潮》

张 洁:《世界上最疼我的
那个人去了》

贾平凹:《五魁》



中国国际文学大奖得主
自选文库

目 录

中篇小说

相见时难	1
------------	---

长篇小说

活动变人形(节选)	135
附录:王蒙作品获奖目录	405

相见时难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

需要一个提纲。

世界最大的航空港之一——芝加哥机场。名目繁多的航空公司，各霸一方而又联营。荧光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飞机起飞时刻表和飞机抵达时刻表，绿光闪烁。候机室里的茶，咖啡，可口可乐，橙子汁，蕃茄汁，三明治，热狗，汉堡包，意大利煎饼，生菜沙拉，熏鱼，金发的白人与银发的黑人，巴黎香水与南非豆蔻，登机前的长吻。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号数 633……

还有一张半裸的女人像，背景是阳光灿烂的海水浴场，画在

半透明的塑料板上，灯光从后面照射过来，显得就象是真正的太阳在照耀。下面是几个大字：你去过佛罗里达吗？

北京——北平。从太平仓绕一个小胡同，黑漆门上的对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就在平则门里，就在沟沿，就在南砖塔胡同的拐弯处。两块大石头墩子，一棵老槐树，夏天的吊死鬼——槐蚕。雨后，蜗牛爬过以后，从墙根上向上延伸着白沫似的轨迹。孩子们唱着：

水牛儿，水牛儿，
先出犄角(啊)后出头儿(唉)
你爹，你妈
给你买烧羊骨头(啊)烧羊肉(唉)

一串干枯了的眼泪，已经蒸发了的悲哀。

追悼会和欢迎会。宴会和联欢会。鸡尾酒会和夜总会。默哀，握手，致词，举杯，奏乐，唱歌：Home, Sweet Home(甜密的家庭)。夏天最后一株玫瑰。玫瑰玫瑰我爱你。你不要走。快乐的寡妇。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怒吼吧，黄河。团结就是力量。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一条大河波浪宽……阿里卢亚！阿里卢亚！

有点象电影——有点不妙。云淡风清近午天。人之出(初)，狗咬猪。369画报。你有外币吗？你还认得我吗？

你还认得我吗？

又迷了路了，又误了点了。当她全神贯注的时候，似乎比精神恍惚的时候还辨别不出东、南、西、北。从一个月以前她就每天找出来看这一张飞机票。早一点订票，来回票，票价要便宜为百分之十五。她本来以为自己会把这张票丢失的，结果，票倒没有丢，只是为了一时的冲动，突发的灵感，出发前三个小时她突然驾车到了唐人街。她要买一个香袋，就象三十二年前她丢失的那一个。她说不清她为什么要这样作。这里，人们都相信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相信本能、潜意识——带一点神秘又带一点粗鲁，相信偶然、自发过程、那不可理解的也完全没有必要去加以探求解释的荒谬性。只有荒谬的一切才是正常的，自由的与美好的。正象相信鬼就有鬼一样，当她信服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她的生活里果然全然是荒谬了。

所以她忽然驾车到唐人街去买那明知既不需要买不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她失望地——或者全然不是失望地，而是意料之中地在回转途中走岔了路，她找不到能通到高速公路上去的路口了。等上了高速公路，她又找不到出口。然后她得到了一张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缴纳罚金的通知单，这儿叫作“票子”的。然后她到家的时候离飞机起飞时间只剩下了四十分钟。然后她叫了一辆计程车（就是出租汽车），恰好汽车司机是一个走路都不灵便的、不知已经退休了几十年的老头子，如果由她自己开车，甚至走错了路也比坐他的车好一些。而且老头子正热心地听一场州际的美国式足球——橄榄球比赛实况。汽车里也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尖叫、鼓掌和口哨。所以老头对于交通的阻塞，对于佩玉可能赶不上去香港的班机毫不在乎。也许他毋宁多停一停，即使开

行也是蜗牛速度。这样,他将更能听清楚是哪一位全身披挂的、八十年代的骑士把另一位好汉撞得骨折,至少是脱臼。

当然她早已习惯了这些,华美的汽车流和要命的交通阻塞,足球赛和脱臼,以至于迷路和误点。但是这一次的误点却是她无法忍受的,就象无法忍受在脸上长出一个瘤子。由于误机她又在芝加哥多住了一天,这一天是多余的,计划之外的,无用的和败坏情绪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瘤子。该叫作时间瘤还是生命瘤?

她一分钟又一分钟地等待着这个瘤子的清除,百无聊赖。她甚至怀疑自己此行到底有多少意义?唯一拴着她的心的,她的亲爱的老父亲已经死去。或者按照国内那个治丧委员会的说法,叫作“含冤去世”。离别了三十二年,中断通信联系已有三十年(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她就不再与父亲通信了)。她可以想象她这个女儿的存在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任何安慰和快乐,而是相反,那一定是苦恼、麻烦、也许是灾难。也许这“含冤去世”里的“冤”,正包括着她的干系呢?

人死如灯灭,如烟消,如云散。即使亲自去请教让·保罗·萨特或者罗马教皇,也理解不了死,这只是因为人人都对死理解得十分清楚——包括一只猫或者一个幼儿,它和他或她也知道死是什么。死是虚空,是另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交流任何信息的并不存在的世界。又都不甘心、不情愿它的虚空,又留下了许多许多的事,许多的书信,许多的真的和假的悲哀,真的和假的怀念。于是她突然收到了来自北京——北平的信。她不习惯于说北京,不是由于台北的政治影响。她早在少女时代就已经对国民党绝望了。如果没有那荒谬的迷失和误点……还提这些干什么呢?她之所以总喜欢说北平,是因为她只有北平,她没有北京。

她离开那个有着古老的前门楼子的、灰蒙蒙的城市的时候,她离开那人们一说话就是“您哪,您哪”的、多礼的文化故都的

时候,那只是北平。而北京,一九四九年的十月及其以后是不属于她的。她没有北京。她又失去了北平。

然而北京在找她,北京找到了她,北京邀请她,召唤她去,去参加她含冤去世的父亲葬礼。这葬礼也误点了,误了十三年。

那封信封的左上角上打印着 P. R. C. ^① 的信是这样写的:

蓝佩玉女士:

正如您已经知道的,令尊蓝立文教授已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含冤去世。现在,对于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已经推倒,他已经完全、彻底地恢复了名誉。我们怀着沉痛怀念的心情,正在筹备蓝立文教授的治丧事宜。作为蓝教授的直系亲属,我们恳切地邀请您前来出席令尊的追悼会。往返旅费及在华住宿费用,将由我们支付。我们还将提供您大约一个月时间的方便,您可以在中国旅行、参观和探亲访友。

请尽早赐复,并将您的愿望、要求、建议告知我们,以便及早安排。

顺致

最良好的祝愿!

蓝立文教授治丧委员会
筹备组 1979. 3. 12. 北京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她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故国故乡的官方的信。她毫不怀疑这是官方,因为既是委员会,又是筹备组,具有相

^① P. R. C.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语缩写。又,西俗,寄信人的地址、姓名写在左上角,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写在中间偏下一点。

当的结构。语气是恳切的，感人的。条件是优厚的。然而“在华”这两个字和最后祝愿的外交辞令仍然刺痛了她。在华，在华，什么叫在华呢？甚至在合众国移民局办理入籍手续，回答那些礼貌的却又是完全讨厌的、使她内心里暗暗流泪的询问，然后作出“归化”的保证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过自己已经不是中国人了。幼年时候，她已经懂得用“中国人”来自勉和勉励别人，用“不是中国人”来谴责乃至辱骂别人了。她听说过在劝架的时候，麒麟阁的老板说：“都是中国人嘛，不要伤了和气。”她也听说过油盐店的小伙计低声骂一个已经走远的市井无赖：“不是中国人！”现在……她不愿想下去了。

但是她没有犹豫。素日，为每一顿饭吃煎鸡蛋还是吃火腿，喝茶还是喝咖啡，以及喝咖啡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加糖和奶粉都要犹豫不决，考虑再三的蓝佩玉，当天晚上就给这个委员会的筹备组写了回信。她当然要去参加追悼会。她当然要“在华”逗留一个月——但她并无亲友一定要访问。她希望尽多地看一看中国。她考虑了一会儿，又在“中国”前面加上“我的”两字。

她必需回去追悼她的慈爱的父亲，不幸的父亲，在她满十周岁的时候给过她一个香袋的父亲。

而且她还是追悼——她自己，她自己的昨天，昨天的蓝佩玉。那唯一分明地活着的，实实在在的丽贞女中高中女生蓝佩玉。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

报纸上登载着“平汉路沿线战况吃紧”、“冀东战况吃紧”、“银根奇紧”的消息和“征美貌女友”、“征夫”以及“专治肾虚肾

寒”的春药广告。大街上人人惊恐不安，每一个还没有买到窝头和大饼的人都在担心五分钟后食品价格将重新飞涨，每一个手里捏着油条和烤白薯的人都必须警惕对面来的抢匪会从你的手中把到了口边的食物抢去。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四周都“挂”着人。而这些人当中，包含着那么多土匪、扒手、特务、人贩子。每个稍作打扮的女人都可能是娼妓。每个扶竿而行的盲人都可能兼营倒卖海洛因和吗啡……

人人都觉得活不下去了，人人都在等待着地覆天翻的变化，怀着希望、焦虑、兴奋或者恐惧……

混乱的岁月，颓败的生活，黄金的年华，火红的青春……十九岁的佩玉啊，谁知道你这个经常穿着竹布褂和黑裙子、短头发、大眼睛、大脑门儿的姑娘的胸膛里，孕藏着多少热情和幻想呢？从被欺凌的山羊，机敏的小白兔，愁苦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终于得到了幸福的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到花木兰、圣女贞德和女侠秋瑾；从《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到《叫我如何不想他》和《天伦歌》，再到《跌倒算什么》和《团结就是力量》；从《爱的教育》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基督教徒到差不多是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她还清清楚楚地记住自己的心路历程呢。

那时的北平是地狱，但是她的心里有一个天堂。她和她的思想左倾的女同学们喜欢唱：

山那边呀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大家唱歌来耕地呀，
再也没人做牛羊。

天堂暗淡了，火一样的姑娘迷失了，而最后，不，还不是最后

呢，后来，她死在青天白日旗下的第一模范监狱。

三

在那个象瘤子一样多余出来的等待飞机的白天里，她有点心灰意懒。她一刹那间想去退票，不管承受什么样的经济的和信用的损失。无论如何，在这个自由得可怕的国家里她还拥有任性的自由，折磨自己、与自己做对的自由和时时刻刻感到自己是不知在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做、并为此发出叹息和诅咒，为此做出一些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情的自由。如果航空公司的营业部就住她住所隔壁，她肯定是已经这样做了。她之终于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因为懒得再去精神恍惚地驾驶汽车，不愿意把自己的躯壳和运动交给一个愚蠢而又煞有介事的汽车流。这里人人都在疲于奔命。这种庄严而又无聊的匆忙的天性其实在蚂蚁身上已经充分地表露了。

而且由于一种惰性。她已经买了票了，通知那个遥远而又陌生的“筹备组”了。已经做过的事情会继续规定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昨天往往成为今天的主宰，今天往往难于摆脱昨天的行为、趋势、债务的约束。

她没有吃晚饭，只是打开了一包炸玉米粉片，并且给自己调了一杯吉姆莱特酒。放了杜松子酒和苏打水以后，她捏起一片柠檬往里挤进去几滴汁液。本来在吃完炸玉米粉片和喝完吉姆莱特酒以后，她还想给自己削一个苹果，但是她想起妇女杂志上的警告，水果含糖量是相当高的，吃了同样能使人发胖，她觉得一阵轻微的反胃，就不再吃什么了。

她破例打开了电视机。她一向是把这里的电视节目抨击得一文不值的，象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而且她想，她大概已经有

差不多一年没有看过任何电视节目了，因为，正象她的朋友们所说的，看那种节目是对于一个成人的智力的污辱。

C. B. 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电影《大下巴的鲨鱼》，鲨鱼把人、把船、把码头建筑、把什么什么都吞掉了。上好的色彩，上好的摄影和特技，上好的演员，上好的大众传播技术和只有不折不扣的白痴才会感兴趣的内容。

每十几分钟一次广告，化妆品和化妆品，食物和食物。一个大的饼干盒，砰地一声爆炸了，从里面走出来一列手挽着手的青年男女。他们健康、美貌、奔放、无忧无虑。他们用甜美和谐的嗓音唱道：“饼干，饼干，真香，真甜！饼干，饼干，真甜，真香！”小乐队伴奏，第一流的提琴。然后是热奶油浇在意大利式煎饼上。田野上，大厅里，森林里，饭桌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每个人都在大啖大嚼意大利式煎饼，然后每个人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做一个O的形状，以示OK——顶好。每人都冒出一股吃饱喝足了的傻气，并配以无伴奏合唱——当然是歌唱意大利饼。

人吃完了鲨鱼吃。鲨鱼吃完了人吃。不仅鲨鱼的下巴是大的，人的下巴也不小。

然后是一种牌号的牛仔裤。白色、黑色、黄色和棕色皮肤的女人都穿起了这种善于突出臀部的裤子，每个女人都用臀部对着你笑，走起来了，扭起来了，扭得不能自己了，象是上足了弦。北平土话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叫做“犯了机器”。真是一句精辟的语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余味无穷。

人扭完了鲨鱼扭。鲨鱼扭完了人扭。不仅人和臀犯了机器，一切的一切都在犯机器……

不过这一回她没有生气，没有牢骚。不论是被鲨鱼吃掉的人，藏在饼干盒里的人，打手语OK的人还是扭得你头晕的人，都是一些多么单纯可爱的大孩子！他们看来都生长发育得很好，